

河南通志卷之第五十

雜辯 備遺附

志者所以傳信也信史而外稗野亦所必咨以全
豫之大百家異同竒聞逸事足供辯論者比比矣
苟不一為詳核則夢華之錄勾異之志載諸東汴
二京者不適所以傳疑哉願仲尼著麟史夏五郭
公寧存勿闕學者少見多怪欲舉汲冢石鼓盡等
于齊諧徒徵其舛陋耳茲故備輯之以附于傳信
傳疑之列作雜辯志

許由

張華博物志稱司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楊雄亦云誇大者為之按賜叔愛日抄

河南通志

雜辯

卷之第五十

一

云從來人以莊周盡是寓言却不會深攷如堯讓
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
由亦其一也以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
事但周之文言文飾過當耳左傳云夫許太岳之後
杜注云堯四岳則太岳非由乎高士傳堯召許由
為九州長豈即岳之任歟按伯夔傳太史公云箕
山有巢由塚是不疑為無是人矣古人之名不見
於六藝何止由光而統欲蔑之耶楊誠齋有詩子
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 啓母化石 嵩山之陽
許由子雲之見議於人宜矣 廟久廢廟前有石高二丈許而中裂號啓母石郡
志載淮南子云啓母塗山氏之女禹治洪水經轅
轅山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
鼓塗山來見禹乃化熊慙之而去嵩高山山下化為
石禹曰歸我子石破而生啓蓋此石是何其誕也
近世有引書及孟子語為之辯者謂禹治水於外
其勤久矣不假塗山之餉而後食而塗山安得隨
其所之而餉之禹若化為異物何不避一世之人
而獨避其所配耶一世之人何不見而塗山獨見
之而慙耶塗山慙禹之化熊而不自慙於化石耶

蓋好事者承訛踵妄轉相附會而至是耳予聞登封又有所謂啟母墓者漢書注啟母墓在陽城即嵩山之陽今登封地然則此

毫城

舊志毫城在歸德府東南四十

石為啓母此墓何為者耶蓋相傳者之誤立政曰商有三毫解者曰一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三十里帝嚳都此

是曰西毫一在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湯都此

此是曰南毫其地與葛伯為隣今寧陵之葛鄉即其國也一在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湯受命之處

是曰北毫今據鄭玄孔安國及括地志俱稱湯自

商丘而遷蓋自南毫而徙西毫書所謂從先王居

是已至于盤庚渡河南遷則又帝嚳之故都也故

曰商之三都毫俱

當以偃師為是

空桑 呂氏春秋有仇氏女子採

其君令焯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

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日出水東走母明日視日出

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

空桑得之伊水故命之曰伊尹竊謂邑人既盡沒

於巨浸尹母又已化為枯株採桑之女偶得遺嬰

于無人之境其事誰復得而傳之恠誕不經所宜

河南通志

雜辯

卷之第五十

二

刑削至懸千金人不能增損一字

高誘謂憚相國之勢而然也

以干湯謂尹有鼎鼐之才也猶書曰迓

衡云爾而說者遂謂伊尹為庖人非也

微子 史記

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或謂

既面縛何以又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寃言之

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

王受鄭伯之降借名于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

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

面縛乎且抱器入周亦必無之劉敞曰古者同姓

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

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首陽

山 首陽山按一統志在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商

伯彛叔齊隱此又按戴延之西征記洛陽東北

有首陽山莊子又稱彛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

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遭亂世不為

苟存與其仕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

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其詩登彼西

山西山即岐陽之西首陽山也曹大家注幽通賦

又云在隴西及考山西通志首陽山在蒲州南四

十五里一名雷首又名方山夔齊隱居之地墓祠俱存又和順縣南四十里亦有山名首陽史記伯夔傳馬融注首陽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唐風采芣采芣首陽之巔孔安國曰首陽在蒲坂南也禹貢雷首注曰在河東郡予按首陽傳記所見凡六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今觀唐風禹貢山西志俱與史合

甫侯呂侯 詩大雅曰維嶽降神仍以蒲南為是 生甫及申鄭氏曰甫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孔安國亦曰呂侯即甫侯故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三山林氏曰呂與甫猶曰荆與楚商與殷也或又曰甫侯是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以余觀之宣王穆王相去甚遠甫侯呂侯當自為二姓

鄭詩 先而四家之說頗涉牽合亦不敢據而信也 傳列國大夫會盟多賦詩以見志使皆淫詞焉肯引以自况若夫子意在垂戒一二篇足矣何取于多若是如風雨雞鳴丘中有麻之類序以為思賢木爪以為報功采葛以為懼讒青青子衿以為匡刺學校廢如此之類姑從其舊未為不可也

河南通志

雜辯

卷之第五十

三

城 睢州有匡城古屬宋世謂孔子畏於匡即此按括地志匡城本漢長垣縣在滑州城西南十里

而匡城北十五里有蒲鄉當時孔子居衛懼譖而出將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也而止之已而去過蒲居月餘而返衛蓋匡之有蒲史記家語俱有紀載而睢則不聞有所謂蒲者矣

子貢 子貢

衛人受學孔子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故太史公立貨殖傳遂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

震耀其辭辯利人皆信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而知其妄嘗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杞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

梁妻 長城秦王所築以備北邊者前此趙武靈王既好戎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為塞山下

有長城戰國武靈王所築也子史諸錄並無婦哭城崩之事列女傳齊莊公襲莒杞殖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遂投河水死

府秦操有杞梁妻歌按

之崩既葬遂投河水死

古今註杞殖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殖戰死妻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之字也殖春秋時人距趙及秦築城時不啻數百年列女傳及樂府註所謂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杞數千里梁妻時於秦趙既河清弗埃而杞於長城又風馬牛不相及也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今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其途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魄饑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

段干 段干李姓邑也二事合而成調未知何據 初封段後邑干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乃以為姓段名干木蓋因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而誤也按詩有出宿于干干即地也傳又有蹇叔處干而干亡之秦而秦霸 **王子喬** 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是其証也 云緱氏仙人庵者昔有王僑捷為武陽人為栢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

河南通志

雜辯

卷之第五十

四

笙醉碧桃蓋世以王 **留侯** 舊志陳留有留侯廟世僑為王子喬誤矣 遂謂陳留為良封邑云

余攷遷固所紀皆曰良先韓人及其父平蓋五世相韓也秦滅韓良為韓報仇至下邳聞景駒自稱楚假王在留良欲往謁道遇沛公語相得遂從之後帝有天下命良自擇封地良曰始臣會上于留願封留足矣按括地志留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韋昭云留屬彭城地理志下邳屬東海是帝之起豐沛其地與彭城下邳甚邇今二地去陳留不啻數千里謂為封邑可乎舊有廟蓋本于後人所慕而為之或亦當時經過之地 **河渠溝洫二書異** 若遂以為良之封地其謬甚矣 史記河渠書言西門豹引漳溉鄴以富魏之河同 內而班固作溝洫志載史起言漳水在旁豹不知用二說矛盾疑當時西門渠潭已廢史起紹修故民歌之不知固之所載從何得也 **濟瀆**

廟石刻

濟源縣濟瀆廟有石刻記云大漢通容元年甲辰大早有懷州河內縣人李繼安為

商泛湖至若山廟禱祀忽見一朱衣人持書一封付繼安令寄至濟源縣西北三里許有龍池前有

石一塊擊之必有人應其形差異第勿驚畏此書
乃玉帝勅濟瀆之神行雨者繼安如其言以書叩
其石其事果驗末云大宋開寶六年四月二十日
再書此記不著撰者姓氏間嘗徧攷兩漢蜀漢五
代漢並無以通容紀元者乃知後人妄為此記以
欺愚瞽而又謬塑繼安像于廟之儀門像前真大
石一塊方三四尺以為即昔所擊之石大可笑也
且其事竊倣柳毅傳書洞庭君之事但攻擊楸樹
為擊石耳抑豈知柳毅傳書之事亦
蔡邕有後漢書
好奇者為之而非理之所有者乎
邕女蔡琰沒北地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
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董祀余按晉書后妃
傳景獻羊皇后父道上黨太守母陳留蔡氏漢左
中郎將邕之女也又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
后同產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士乞以賜舅子蔡
叢詔封關內侯是邕未嘗無嗣其女亦未為董祀
妻也
嚴光本新野人嘗見故跡遺文有嚴光碣畧云
妻梅福季女也少與光武同學及後避亂會稽又
考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

河南通志

雜辯

卷之第五十

五

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為會稽都尉如董子
儀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餘
姚人明矣范**李固墓**舊志在磁州諸翟村按漢書
曄失于考也
誣害臨終勅子孫素棺三寸幅巾歛殯於本郡磽
確之地不得近故塋汚先公塋域時二子基滋被
收死獄中少子奕亡命雖弗克如治言朕當其暴
尸京城時弟子郭亮董班同往哭臨殉尸不去遂
聽遜歛歸葬今漢中城固縣其墓在焉意者其同
被難柱喬亦以故椽楊匡誦關上書乞還葬李柱
骸骨故磁有喬墓因附固墓邪又按本傳固為廣
漢雜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而舊志云固為
洛陽令**銅雀硯**世傳鄴城古瓦硯皆曰曹魏銅雀
皆非也
實夫魏之宮室焚蕩於汲桑之亂及趙燕魏齊代
興代毀室屋且易况易壞之瓦礫乎鄴中記曰北
齊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蘚筒
瓦用在覆故油其背版瓦用在仰故油其面筒瓦
長二尺潤一尺版瓦之長如之而其潤倍今得其
真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依曰琴紋有白花曰錫花

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乃見古磚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磚筒者花紋年號如磚內圓外方用承簷溜亦可為硯鄴人有言曰銅雀瓦硯體質細潤而堅如石不費筆而發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絕無蓋魏去今千有餘年若此物者毀碎為飛塵矣齊磚至今未及千年村夫剖土求之聚眾數百踰年不得鄴民乃偽造以給遠方王荆公詩曰吹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託虛名動世人夫甄陶之物土以為質水以和之必得火而後成火力方勝則土曠而水絕雖有黃丹鉛錫焉能作潤哉惟古瓦與磚沒地中數百年感霜露風雨之潤既久火力已絕復受水氣所以含畜潤性而滋水發墨

于寶

晉于寶之姓在寒字韻即比于段于者也

也書者誤增趨於下遂讀作虞字韻淳于鮮于之也今晉書于寶書于作于文選晉武革命論云于字畫之差相承已久張溟所以歎其無辯也楊誠

河南通志

雜辯

卷之第五十

六

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于寶一吏進曰乃于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注云晉有于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

七賢祠 在獲嘉縣北十里三橋村世傳晉嵇康阮籍山濤阮咸向秀劉伶王戎七人為竹林之遊當時號為竹林七賢故邑人立祠祀之今按晉書濤與戎咸傳皆云與籍為竹林遊而言竹林所在惟康傳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又云至汲郡山中見孫登遂從之游而籍傳亦云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則籍與康輩竹林之遊正在居山陽與孫登相遇時也今考一統志輝縣西南七十里山陽鎮有七賢堂註謂即籍等隱處而此云狀者蓋嘗游于此而遂名

韓愈本修武人 修武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之耳

呼其地曰韓莊又曰韓村愈自上世居此按李翱為愈作行狀曰昌黎人而愈亦嘗自稱昌黎又皇甫湜為愈作墓誌銘不言鄉里李白作愈父仲卿去思碑曰南陽人嗣後劉勰舊唐書列傳亦曰昌

黎人蓋本諸行狀而歐宋新唐書乃增曰鄧州南陽人蓋本諸去思碑而誤加鄧州二字也昌黎古韓氏通稱如李必曰隴西崔必曰博陵孫必曰樂安耳今修武之韓莊有愈墓存焉則愈之為修武人明矣

岳武穆當稱忠武
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也嘗見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蘭相如身雖已死凜狀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觀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意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觀此益知當稱忠武為是也

備遺

擊人乃魚

孔子厄於陳蔡間於野中夜有一人身長九尺皂衣高冠往來左右子路引出

河南通志

備遺

卷之第五十

七

與戰於庭仆之於地乃是大鯁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歎曰此物也何為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之屬神皆能為妖惟故謂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為惟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舊志

夢蘭

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僚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而御之辭

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

穆公名鄭國龍鬪

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有淵之曰蘭

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祭之則彼杞人憂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

天

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廢於寢食人有笑彼過憂者曉之曰天積氣耳無形無氣柰何

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曜者即使墜亦不能有所

聞哭知姦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中傷列子

聽之有問使吏執而罰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翼曰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俱凡入於其所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鄭人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市履鄭人有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市罷不得人曰何不試以足曰吾忘度乃歸取之及

寧信度無自信也俱韓非子

田父獻玉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隣人隣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惟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

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家大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惟之徵過棄殃可銷於

是遽而棄於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玉王得此

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玉問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相玉者千金長

食上大夫

殺鷄昭慈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鳩飛入祿尹文子

在屋上飛去公子乃縱鳩鷄逐而殺之公子暮為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為鷄所得吾負之為吾

河南通志

備遺

卷之第五十

八

捕得此鷄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公子慈聲

旁國左右捕得鷄二百餘頭以奉公子公子欲盡殺之恐有辜乃自按劍至其籠上曰誰獲罪無忌

者耶一鷄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無忌由是名

雀鳴復官圍人魏尚高帝時為太史益彰列士傳有罪下獄有萬頭雀集獄

棘樹上拊翼而鳴尚占曰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即復也我其復官也有頃詔還故官陳留耆舊傳

丙吉決獄陳留有富翁年九十無男娶田舍女一宿身亡此子非父之子遂爭財數年不決丞相丙

吉決云老翁兒無影不耐寒其時八月中取同歲小兒俱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寒日

琴有殺心邕中行果狀無影遂以財與之意林

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已醉焉客有彈琴者邕至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

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

向鳴蟬蟬將去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唯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笑曰

此足以當之 **仲堪葬骨** 殷仲堪陳人遊於河濱見流棺

為岸其夕有神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德無以報

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對曰水中有一岸其名

為洲言訖而沒後仲堪授補 **元綜夢耦** 新鄭人崔

督益寧二州軍事為善陰騭 **元綜夢耦** 元綜將娶

是夜夢有一人云此非君婦君婦今日始生俄所

娶婦暴亡後十九年始聘侍郎韋陟堂妹為婚計

其所夢之目其女 **婦首續犬** 賈琬為滑州節度使

始生氏族大全 **婦首續犬** 酸棗縣有一下里婦

事姑不敬姑年老而無目晨食婦以餅累糞授姑

姑食覺異留之其子出還家姑問其子此何物嚮

者婦與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震發若有人

截婦人首以犬首續之 耽令牽行於境內以戒不

孝者時人號 **傳霖前知** 漢州張詠宋太宗時知陳

為狗頭婦 **傳霖前知** 州初詠與青州傳霖少同

學霖隱不仕詠既貴求霖者三十餘年不可得至

是求謁閻吏曰傳霖來見詠責之口傳霖笑曰別子

賢士吾尚不得為友汝何人敢各之霖笑曰別子

一世尚爾耶是豈知世間有傳霖者乎詠問昔何

河南通志

併遺

卷之第五十

九

隱今何見霖日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詠 **大蛇**

亦知之霖曰知復何言既別去一月而詠卒 **垂闌**

垂闌 魚周詢雍丘人宋右諫議大夫嘗醉而假寐

其異俱 **宋郊渡蟻** 郊杞縣人與弟祁同肄業於太

宋史 **宋郊渡蟻** 學有番僧相之曰公風神甚異

似曾活數百萬命者郊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

不狀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郊俛思良久曰

向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群蟻繚繞穴傍吾乃

戲編竹橋以渡之由是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
今歲若弟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其下及唱名祁
果中首選時章獻太后謂不可以弟先兄乃以郊
為第一始信僧言 **捐金孕子** 時那美陽武人父為
之不妄為善 **捐金孕子** 鄭州牙校補軍將有
事於成都時年已六十餘尚未有子欲覓一妾及
至那美父乃訪求妾見一女甚華麗詰其家世不
對窺見以白布纏髮惟而問之悲泣曰父本都下
人為州掾卒扶襯至此不能歸醫妾欲辦裝耳那
美父惻狀遂以金助之未幾其妻有孕一夕夢有
敗人披衲襖與一金紫人留堂中及旦生那美後

舉進士第一官至吏部尚書勸善書

榮陽雙鶴 榮陽郡南有石室室後有孤松千丈常有

雙鶴飛必接翻夕輒偶影傳曰昔有夫婦二人俱隱此室年既數百化成雙鶴神鏡記

退舍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召子韋曰可移於相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飢民餓必死

為人后而殺其民誰以我為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侯之

野叟獻曝 宋國有野叟常衣緇廣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

廣厦隩室綿纒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

有美戎菽苢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螫于口憐于腹衆晒

黑牛白犢 宋人有好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黑牛白犢 宋人有好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曰此吉

祥也居一年父無故而盲其牛復生白犢又問孔子曰吉祥也居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

圍其城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

河南通志

備遺

卷之第五十

十

子有疾皆免及**狙公賦芋**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

圍解而疾俱復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

食恐衆狙之不馴于已也先誑之曰與若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

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衆狙也俱列子

不龜手藥 宋人有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澠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

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澠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

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

不受璞玉 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為君子器不宜為鄙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為

寶我以不受子玉為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

謳者侑 築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曰行者止觀築者築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檜之謳又賢

于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
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
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槌其堅癸二寸射稽五寸

守株待兔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
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

主賢相 仁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見南

家之墻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僚經其宮而不知

止問其故曰南家工人也業鞞使徙之恐人不知

其處不獲食其業西家高而利吾宮之卑故不禁

也士尹池歸適欲與兵攻宋因諫曰宋不可攻也

其主賢而相仁賢者得人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

楚遂釋 **誤寶燕石** 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臺之側

宋新序 **觀焉主人乃齋戒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革匱十**

重客見之因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其與瓦甃不

殊 **鵲化金印** 張顥為梁王相時有山鵲飛鳴翱翔

印其中刻文曰忠 **戍婦還魂** 梁園有女已許聘其

孝侯印 **搜神記** 壻戍長安經年不歸

河南通志 備遺 **卷之第五十** 十一

女象更欲適之女不樂行其父母逼之不得已乃

去未幾遂亡後壻還問女所在其家告其故壻徑

至女墓不勝哀悼發塚視之女乃活因與歸家後

娶聞知爭訴於官時秘書郎王導議曰此非常事

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 **月老卜婚** 唐韋固旅次宋

前夫朝廷從其議專志 **城見老人向月**

錢室有聲

袁正辭柘城人嘗積錢盈室室中每有

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宜益 **河伯娶婦**

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為笑 **五代史** 西門豹為鄴令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

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

百姓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

流巫分其餘錢持歸巫行視人家女好者即聘取

為治齋宮河上粉飾女浮之河中而沒其人家有
好女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空益空無人豹口
至娶婦時吾亦往送及期豹會之河上即出女唯
中顧三老巫祝曰是女不好煩老巫為入報河伯
即使吏卒抱大巫姬并三老投之河中豹嚮河立
待良久乃罷去自是以後不復敢言河伯娶婦史
記殺蛇致訟魏有貧民斷園見一大蛇鑿而殺之
既而歸家明日有人持狀訴官云被一人殺一家
大小埋於園中官捕獲訊之但云昨殺十餘蛇埋
之未之殺人官疑之及勘本告者無其人令就園
檢驗所埋之處果得十餘死蛇其人乃得免焉

鞭像罹殃

魏宗室元禎封南安王孝文時以鎮北
將軍為相州刺史帝餞於華林都亭及

至鄴上禎聚斂肆情嘗因大旱祈雨於群神鄴城
中舊有石虎廟人奉祀之禎告神像云三日不雨
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
一百是月禎疽發背而卒
報讐請死張洎嘗言
部民張某殺一家六人詣縣自陳縣上州洎詰之
曰某之姻其貧困常取息於斯家少負必被詆辱

河南通志

備遺

卷之第五十

三

我熟見而心不平思為姻報仇幸畢其志願就公
法洎曰殺一家寧無黨乎對曰某既就死肯復連
及同謀又曰汝何不亡對曰姻即其隣若不獲盜
豈得安朕洎曰汝不即死何就縲繼曰我若滅口
誰當辯吾姻之不與謀又孰與暴其事於天下洎
曰吾將聞上免汝曰殺人一家安敢苟活且先王
以殺止殺若殺人者不誅是殺人終無已豈願以
一身亂天下法哉速死為幸洎嗟歎久之卒按法
誅河朔間無**符氏義僕**符守信總管符翁僕也本
不傳其事者符翁得痺疾家貲浸廢守信日夕營致微
之若子符翁得痺疾家貲浸廢守信日夕營致微
利以養凡二十年翁卒守信卜安陽西原葬之又
事主母凡三年卒合葬治墳樹表嗟乎**灌韭忘機**
古所謂僕名儒行守信近之矣俱舊志
衛人有五丈夫俱負鉏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鉏析
過下車為教之曰為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桔槔
終日灌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智
之巧必有機智之敗我非不知也亦不欲為也子其
往矣我一心灌之
不知改已說苑

應彬解惑

應彬為汲令以夏至
日詣見主簿杜宣賜

酒時比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林如蛇宣畏惡之
狀不敢不飲其日使得胸腹痛妨損飲食六用
羸露攻治萬端不為愈後彬因事過宣家問其故
彬還廳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曰必此也使使載
宣於故處設酒盃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
影耳非有他惟宣遂解甚悅擇由是瘳平風俗通
助葬得金 趙秋朝歌人輕財好施隣人李玄度母
之本心也家有一牛以與之玄度得以葬他年秋
夜行見一老母與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
報子五十後富貴不可言幸 **蝶露呈祥** 汲郡人元
勿忘玄度也後果如母言 **蝶露呈祥** 翰林學士

王暉母先亡葬於沁曲後十年其父亦亡將合窆
焉玄堂既闢有二黃雀飛出己而母柩蓋珠露凝
綴晶明煥爛駢羅角結若寶幢嬰珞之狀 **鸚鵡食**
且清香襲人移刻乃晞觀者莫不異之 **鸚鵡食**
蝗 至元五年秋七月螟生牧野南無幾鸚鵡自西
北踰山來方六七里間林木皆滿遂下啄蝗食
且盡乃作 **龍墮農家** 至元二十年六月中大雨汲
陣飛去 郡河西鄉農家王氏甫夕黑

河南通志 備遺 卷之第五十 三

霧四塞窻戶間寒凜不可勝視之有蒼龍蜿蜒在
氣中起而復墮者再時王氏女下堂驚仆於地救
乃甦問所見亦同少頃霆震霧散失所在 **明愚公**
日視其地鱗鬣印泥尚宛然也 **俱秋澗集**

鑿山 北山愚公年九十面太行王屋二山而居以
渤海之尾隣之孀妻遣男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
返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也以
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愚公
嘆曰汝心之固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
存焉子又生孫子子孫無窮匱也而山 **瘞鐵禁**
不加增若何而不平智叟無以應列子 **瘞鐵禁**

發 桑道茂善太一術所居宅有二栢甚茂日人
而木蕃者去之木甚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
鐵數十鈞瘞其下復曰後有發其地而死者太和
中河陽節度使溫造居之發有藏鐵而造竟幸舊

志 **泥如香粳** 王烈入太行山忽聞山東北雷聲往
尺中有青泥流出烈取搏之隨 **器化石** 齊魯
子擊疑氣味如梗米飯列仙傳 **器化石** 齊魯